

# 神秘人物(四)

## 馬志超 統領交警勁旅

### ● 李甲孚

#### 軍統局的無名英雄

馬志超是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，他在抗戰時及抗戰後，都做過我的直屬長官。他雖是軍校一期老大哥，卻甘願在戴笠手下做事，無論是從政或帶兵，他都不計名位，他穿軍服也很少配帶領章。後來他官拜總指揮，外人不知道他究竟是中將或少將？戴笠領導軍統局，常勉勵他的同志做無名英雄，其實，軍統局的無名英雄，除戴笠本人外，就是馬志超了。

軍統局的老人，只要談到馬志超，都說他是陝西人，他本人也從沒有否認過。但他的講話口音，跟甘肅天水人名叫董承烈的說話口音完全相同，董承烈和我是高級幹部班第一期同學，大陸撤退之前，他在鄭介民手下做事。

馬志超的籍貫，我最近弄清楚了。依據史料：馬志超報考黃埔一期時，他在籍貫欄填的是「甘肅省平涼縣」人，但註明「現住陝西潼關縣正西區」，老家通訊處，填的是：「陝西華蔭（按：應為華陰）縣敷水鎮甘渠堡」。

黃埔軍校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開學的。

那年二月十日，開會討論招收新生三百二十四人的分配時，發現各省報考的青年，有一千二百多人，他們參加初試、覆試之後，才決定正取三百五十人，備取一百人；當時分配各省的名額，陝西省是十二名，甘肅省不在分配之列，馬志超可能以他家住陝西潼關而錄取他，但依據軍校一期畢業學生的籍貫統計，陝西省有五十七人，甘肅省也有一人。

馬志超編在軍校一期第四隊就讀。一期共有六隊學生，他編在第四隊，成績當還不錯，同隊同學，後來著名的，有范漢傑、宣鐵吾、王敬久、王世和、冷欣和胡宗南。喬家才寫「馬志超那時在侍從室工作」，可能就是同隊同學王世和（侍從室侍衛長）引荐的，但這只是一個判斷，有待查實。

馬志超的入學年紀，一期同學錄沒有記載，同隊中以李文亞三十三歲最大，最小的是許錫球，只有十七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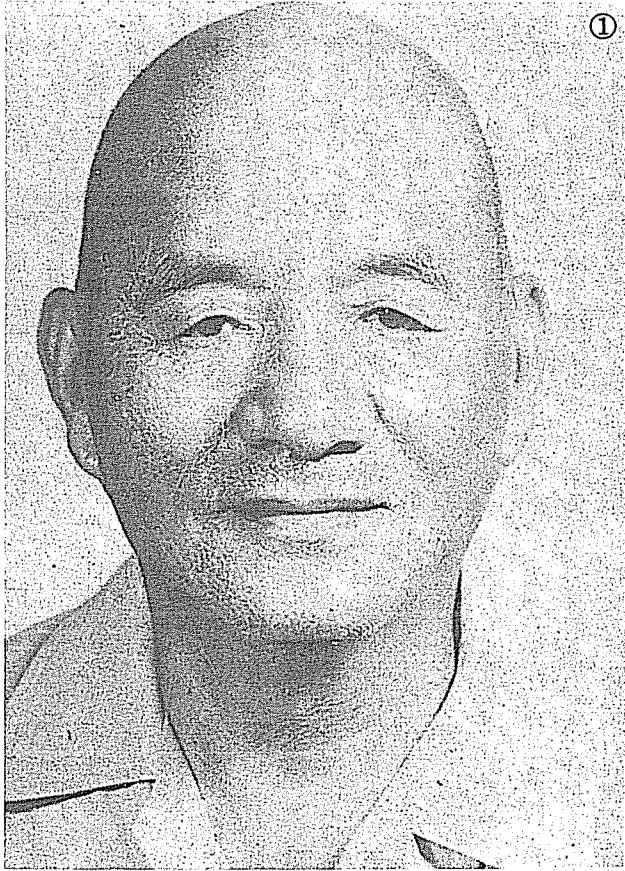
#### 忠義救國軍總指揮

我第一次跟馬志超見面，地點在浙西前線。

一九四三年間，戴笠派我去忠義救國軍總部任職，我到達安徽廣德的王嶺後，知道總部就設在那裡，該軍的代理總指揮阮清源，在路上我已經拜見過了。

當時的忠義救國軍，口頭上都叫忠救軍。該軍共編四個縱隊，另外還配有五個行動總隊。抗戰進入中期後，戴笠為強化對忠救軍的領導，特地邀請一期老大哥馬志超去當忠救軍總指揮，是為準備忠救軍接受中美特種技術訓練，與換發美式裝備而作的安排。阮清源則調到後方步兵學校將官班受訓。

戴笠為加強敵後工作，並在忠義救國軍總部成立調查室，派劉方雄為主任，不設副主任，由調查室秘書實主其事。毛人鳳當時在軍統局代理秘書主任，他簽報調查室人員的名單，秘書簽派的是王方南，公文送到戴笠的面前，批示下來的原文是：「秘書由局另派有力同志擔任，餘如擬」，戴笠口頭上交代毛人鳳的是「派李甲孚去」，我去秘書室見毛時，他將原文交給我，我才知道。臨行之前，戴笠還叫督察室主任郭壽華，派我當忠義救國軍總部的秘密督察，直接對局負



① 交警總局長馬志超。

② 交警副總局長吳志勳。

③ 馬志超在黃埔軍校一期受訓時的照相。



責。當時我對於「有力」一詞，不知是何意義？自問身體不壯，不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，後來有人告訴我：有力同志就是得力同志的意思。

我們一行七人，自重慶出發趕到福建建陽，在那裡等候戴的軍隊（他也要去忠救軍總部）同行，他很快就到了，跟他同來的，還有楊遇春、劉實、趙世瑞等人，劉實就是不久前退職的立法委員。我去見戴笠時，戴一見我，就叫我把帶來的武器彈藥，撥出一半發給赴陷區工作的某同志，我依照戴指示照辦後，就搭乘他的車隊，直向雄村出發，到雄村後，就開始徒步行軍，走到總部所在地後，我向阮清源、劉方雄二人報到，開始工作。

馬志超是當年十月九日到達總部的。忠救軍的活動範圍，廣及南京、淞滬、浙東、浦東、澄錫虞一帶，都是第三戰區的轄區，司令長官是顧祝同。他得知忠救軍總部易人後，發表我兼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調查專員，我當時一身三職，工作忙碌，可想而知，一年之後，顧長官以我工作努力，來文對我嘉獎。情報人員直接受司令長官嘉獎，當時少之又少，我對這兩份文件，現在還保存在書箱裡頭，以為紀念。

### 親率部隊奪回基地

馬志超在任忠救軍總指揮之前，雖然很少帶兵，但他主持忠救軍後，他的帶兵本領，卻不是蓋的。忠救軍總部駐地安徽省廣德縣王嶺，週圍都有日軍，他們得到忠救軍總指揮換人、內部空虛的情報，立刻從廣德附近，調集一支兵力南下

，向王嶺進行襲擊。這是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發生的事。

總部和調查室，由於兵力不足，無法抵抗，只得兼程向浙江孝豐一帶轉進。馬志超當時已經到了雄村，他接到密電，知道王嶺失陷，就日以繼夜的，於九日趕到總部。我們大夥兒見面後，第二天，他就親自率領已經接受中美合作特種技術訓練、有美式裝備的幹訓隊，配合一個直屬中隊，向王嶺基地進攻，失地就奪了回來。

馬志超第二個傑作，是加強部隊官兵的美式訓練。當時已是抗戰末期，國軍正規部隊，仍在採用德式訓練，只有戴笠領導的部隊，由於中美特種技術合作之故，已經改採美式操典訓練官兵了。馬志超為加強部隊的美式特技訓練，他親自去到各縱隊防地，跟部隊長會面，商量挑選年輕有為的基層官兵，分批送往中美合作訓練單位，接受美式特種技術訓練，受訓完畢之後，美式裝備就源源補給，其目的是中美兩方據以打擊共同的敵人——日軍。馬跟部隊長交換經驗，受過美式教育的官兵，在對日軍作戰時，傷亡的人數，比以前大為減少，相反的是：日軍的傷亡卻愈來愈大。

馬志超是西北人，西北人的特質，是吃苦耐勞，他以「與官兵共甘苦」作號召，跟官兵們在訓練上、生活上打成一片，不只是噓寒問暖，而且問他們想不想家？被問到的人，都有一肚子的苦水，原來他們的老家，都被日軍燒了，有的家人還在日軍佔領區吃苦，大家巴不得能早一梯次接受美式訓練，馬志超叫他們不要著急，他知會

先受訓回部的官兵，教他們的基本動作，以便往後接受訓練時，較易收效。

### 游擊方式消滅日軍

當時的忠救軍，坦白的說，力量是難與當面敵人一決死戰的。該軍歷任的總指揮：俞作柏、周偉龍等，在率部跟日軍週旋時，都是採取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備的游擊方式，以期減少自身傷亡，而又能達到消滅日軍目的。忠救軍新派到的副總指揮王春暉，在中央軍校高教班受訓畢業，就派到總部工作。他一向以勇敢善戰著名，在某次參謀會議上，他向馬志超建議：「本軍應跟敵人決一死戰」，馬在會議上不便多說，只指示：「參謀長去跟副總指揮，當面報告敵情後再議」。散會之後，馬志超又叫一個跟王談得來的幹部，向王細說：馬老總領導忠救軍的宗旨是：確保京滬杭三角地帶的廣大面，相機策反偽軍，若跟敵人硬拼，敵人在發現本軍主力後，就會集中火力，向我軍進攻，本軍就會得不償失，但如部隊果跟日軍發生週遭戰，本軍當然對之迎頭痛擊。王春暉也很以為然，就向他說：「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，我自當服從總指揮的意見」。王春暉的確是個優秀將領，後來他在當交警第二旅旅長時，在一次戰役中負傷被俘，不屈而死。

馬志超策反的偽軍，抗戰勝利時果然發生了功效。馬的另一成就，是把江蘇崇明島上的張為邦游擊隊伍，拉過來接受中美特種技術訓練和為該部補充了許多美式裝備。張部的基本武力，雖只兩千多人，但由他號召的群眾，卻靠近兩萬人



- ① 交警總局主任秘書鍾貢勛。
- ② 交警副總局長徐志道。
- ③ 交警秘書室主任涂壽眉。

，當時自上海到溫州的廣大區域，張部以強大火力予以控制，戴笠並同意由馬志超直接指揮張部，忠救軍遂發表張部的公開番號，為「忠義救國軍浦東特別隊」，付與張部的特別任務有二：①、是加強蒐集情報，策應美軍登陸，②、是加強監視沿海海岸的敵軍，隨時向忠救軍提供日軍的動態報告。

### 強勢配合國軍反攻

在日軍快要投降的前一年——一九四四年年底，中美合作所兼主任戴笠，副主任梅樂斯（代表美方），為配合美軍登陸與國軍反攻，特把駐在東南方面的主力部隊——忠義救國軍，作了強力部署，中美雙方經過商定，並呈報蔣中正委員長之後，隨即通知馬總指揮切實辦理。

馬志超當時所作的強勢兵力部署，共有下列五項：

① 忠義救國軍在浙江省於潛縣方元舖地方，設前進指揮所，由馬志超本人親自坐鎮，指揮所屬三個縱隊及六十四個地方支隊，在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一帶對敵作戰。忠救軍的主要任務，是控制浙贛鐵路北段的交通安全，和維護京滬鐵路、滬杭鐵路沿線，以及杭甬路西段鐵道交通的暢通。

② 在浙江省瑞安縣的玉壺地方，設忠義救國軍溫台指揮部，派郭履洲（忠救軍參謀長）任指揮官，張為邦為副指揮官，指揮四個教導營，在浙東、浦東、崇明地區對日軍進行特種作戰。

③ 在浙江分水合村，設淞滬指揮部，派阮清

源為指揮官，指揮淞滬附近地區游擊隊防堵日軍，相機予以打擊。

④ 在浙江桐廬設鄞杭區指揮部，派忠救軍三縱隊指揮官鮑步超為指揮官，在富春江及杭州灣一帶，防堵日軍蠢動，唯在時機迫切時，得相機對之進行攻擊。

⑤ 以上三個指揮部，都歸馬總指揮本人親自指揮。

戴笠和馬志超二人，在料敵工作上確有獨到之處，他們預測日軍崩潰在即，第二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日軍果然投降了。日本天皇用廣播器向世人廣播，宣布日本願接受同盟國波茨坦宣言而無條件投降，戴笠當時正在浙江昌化河橋鎮，他聽到廣播之後，立刻作了一些必要部署，於第二天一大早趕到淳安，他電告馬志超道：「日本投降，戰事結束，但國內問題很多，一時尚難解決，吾人責任，尚異常艱鉅」，戴笠當時並對忠救軍下達下列五點新任務：

① 淞滬指揮部部隊，擔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東，防堵不明部隊向上海郊區滲入。

② 第一縱隊與第二縱隊，仍遵照第三戰區長官部命令，防守與維護天目山區的治安，並保護當地民衆的安全。

③ 第三縱隊向富陽與杭州挺進。

④ 京滬行動總隊，負責維護京滬鐵路沿線交通的暢通和安全。

⑤ 滬杭行動總隊，負責維護滬杭鐵路沿線的交通。

以上各項，事先已奉到軍事委員會電令，核

准辦理，馬志超奉到上開命令後，立即轉令各縱隊照辦。其中最顯著的事實：(一)鄞杭區指揮官鮑步超部，很快的由富陽開到杭州，阻止並消滅了許多不明部隊覬覦杭州的陰謀。(二)郭履洲部並克復了溫州和海門兩地。(三)被不明部隊包圍的崇明島，郭履洲很快就通知張為邦派兵前往解圍。

### 交警總隊維護交通

抗戰結束後，忠義救國軍幾個縱隊和行動總隊的官兵，中央如何安排他們職業？成為戴笠最關心的問題。他和馬志超等多次溝通，經過縝密研商之後，戴笠擬了一份切實可行的方案，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呈報軍事委員會，建議將忠救軍、別動軍、交通巡察部隊，及中美合作編訓的六十四個教導營，合併成立「交通警察總局」，編成十八個交警總隊、交警的總人數，有六萬四千四百零二人，以之負責全國鐵路、公路、航路……治安與交通的維護。這一方案，不久就得到蔣中正委員長的批准。

戴笠並向軍委會保存吉章簡為交通警察總局總局長，馬志超、徐志道分任副總局長，忠救軍所屬部隊長，都發表為總隊長，例如鮑步超發表交警第十四總隊長，郭履洲接長交警第十八總隊長。交警部隊的特色，一是警官們都接受過中美特種技術的訓練，紀律嚴明是其餘事，主要的是活動力強，機動性高，他們對於鐵道的維護，確已具相當經驗。二是一至十八總隊的軍事裝備，全是清一色的美式自動武器，不但火力旺，戰鬥力也強。

我敢於下這些斷語，是由於我親自跟交警部隊有過多次接觸的原故。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交警總局成立，我有緣在總局主持交通情報資料的蒐集，該局總局長吉章簡，我跟他初次見面，他聽說我新從軍校高教班畢業，爲了測驗我的能力和膽識，派我立刻去京滬線的揚中，暗中觀察駐防當地的交警部隊。揚中和揚州，當時都光復不久，是非常危險的地區，我從鎮江過河，化裝成商人模樣，徒步去到那裡，在一星期的暗訪下，我發現交警部隊的軍紀，確有不少的良性面，需要改進的地方，當然也有。我那次在揚中地區來回，經過一些在當時是風聲鶴唳地方，我每走到一地，就有人注意我；有人懷疑我是過路漢奸，有人說我是新四軍的人，也有人以爲我是中央軍的人，我在機智運用和行動迅速原則下，沒有發生一點危險，而回到南京，向吉總局長提出一份詳盡報告，他把報告看完後向我說道：「你的軍事知識和判斷能力都好，想下部隊帶交警嗎？」我回報他道：「我不想再幹軍人了。」當時的馬志超，只在總局當一位掛名的副總局長，並不在局辦公，後來我向他報告這段經歷，他向我說「你這是真金不怕火煉」，但他卻好幾次告訴我，要我不再跟吉章簡再幹下去，吉章簡後來果然調開了。

在吉章簡、周偉龍二人任內，我跟吉周二入，各有一次去到北平，視察天津地區的交警部隊，和當地鐵路的警務單位。在北方的交警部隊，所有官兵，都能夠吃苦耐勞，但他們的生活，比在南方的交警部隊苦得很多。

交通警察總局隸屬於交通部，依組織條例規定，員警應該都是文職才對。

但由於軍事需要，交警部隊竟有步兵旅之設，共有四旅部隊，旅下的編制是總隊，所以該局成爲一個有文武兩職的中央單位，連該局閩贛辦事處主任的階級也是少將而不是簡任，這些軍職都得到國防部批准。

總局負責人，歷經吉章簡、周偉龍、馬志超三位，大任最後落在馬的雙肩。他們三人都是軍校先期畢業，都跟軍統局有過工作關係，馬是我在前線工作時的長官，周是我在重慶時同住一個宅子裡的芳鄰，他也是軍統的前輩，戴笠早年在唐生智防區，從事情報活動，被唐下令通緝，戴笠冒險去周處，向他申明大義，周就把他護送到南京，並參加他主持的情報工作。

一九四八年我在招商局警務組任副職時，忽然聽說周偉龍接長交警總局。他接事不久，就撥電話，約我去蘇州員警訓練所見面，我到那兒之後，發現跟他同來的，還有沈振亞其人，年紀已經很大。

他是黃埔軍校的騎兵營長，也是戴笠的長官，戴當時只是在營的軍校學生，隨沈營長開到蘇州，然後轉往南京工作的。

### 太老師做我的後任

周偉龍告訴我，要調我回總局，原因是：他帶來的張主秘，業務不熟，要我到局相助，我的新職是簡任秘書。人事命令不久到達，才知道接我缺的人就是沈振亞，當時我腦子在想：老師的

老師（太老師），來做我的後任，我應是很榮幸的。

我回到總局後，張主秘也見了面，他告訴我：交警總局簡任秘書共置二人，組織條例明定「指定其中一人爲主任秘書」，以後，你隨時有被指定的機會，此時在公事上，要我大力幫他的忙；張是湖南的有名才子，曾在侍從室工作過。起初我在總局時，主任秘書是涂壽眉，他是早年從南昌行營調查課併過來的，是軍統的元老，並是一位很細心而負責的幕僚長，周調張來局，涂的去處，我當時不便問周，回到總局時，才知道涂已離職。他是在湖北當選的國民大會代表，不久之前才退職，其人現仍僑居美國。

一九四九年那年，中樞準備播遷時，我曾請假回老家安頓家人，並向父母叩別。一天，我正心煩時，忽然接到總局電報，催我兼程回京，我回局後，才知道總局長周偉龍已因案扣押，交警總局局長一職，改由馬志超接充，周的主秘張君，早已離去。

### 當機立斷下令疏散

當時的時局，亂得像一團亂麻，清不出一點頭緒，人心早已渙散了。

馬志超當機立斷，下令交警總局向福州疏散，在福州的交警總局閩贛辦事處，則向廈門推進。他並派我當總局的總領隊，要我把全局的員工、眷屬、檔案，負責帶到福州，我當時臨危受命，事實上也推不掉，我在轉進的沿途，費了不少心力，經歷了不少苦難，最後終於安全的撤到福

州，完成了馬志超交給我的任務。

其時，我原以為我可以帶我女兒曉蓉（現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擔任專任教師），女婿于冰峯（是歷史學哲學博士），乘飛機來台北了。哪知又發生閩贛辦事處職員無人率領的問題，要我以原有總領隊身分，把大家帶到廈門，把辦事處成立起來，並且又指示我：

「在尚副局長未到廈門之前，辦事處由你全權負責，隨時以電報聯絡」（馬志超當時要去重慶）。

我再次臨危受命，央請一位願乘輪船去台北

的同仁吳枕岩，把曉蓉帶到台北，轉託陳達元（

我的同學，時任監察委員）讓她住在他家，暫時代我照顧一下。

接著我就帶領大夥兒坐船開到廈門，把閩贛辦事處成立起來了。

辦事處的任務，是負責連絡各地的交警部隊，有事就向總局報告。

數月之後，廈門危急，我率領本處同人轉進廣東汕頭，又在那裡工作一段時日，交警三旅旅

長楊遇春夫婦，就是我安排他來台的。當汕頭快要淪陷時，馬總局長及時趕到汕頭

，他向我說道：

「你這一趟辛苦了，你把辦事處交給鮑旅長（交警四旅），不必再代理了。」我如釋重負似的，隨即設法來到台北。

馬志超在台北辦理交警總局結束時，發給我一張離職書，把我在局的職務，寫成「本局代理主任秘書」及「本局閩贛辦事處少將代理主任」。

其實，我任總局簡任秘書，早已依法送審，銓敘部並已核定為簡任四級。

## 憶外公

郭外川先生三年前溘逝，在哀傷、失落、沉痛和惋惜的複雜情緒中，我連宵繞室徬徨，撰寫出悼念先生的輓聯：

十載感追隨，會務相期終信賴。

一朝成永訣，悲懷無盡哭先生。

三年來，外川先生音容已杳，但是我對外川先生卻始終維持著和輓聯所陳述的真摯感懷，且昇華為一種長相左右的情操。

捐血事業是外川先生晚年所經營的重要事業之一，也是他生平對社會所做最突出的一樁貢獻。

中華民國醫療用血供應，從落後的、雜亂無章的現象，到現代化的、健全的體系，可以肯定是外川先生睿智領導完成的。而在整頓、組建、克服無數艱困的過程中，我聆聽他的教誨、踐履他的理念、執行他的訓示、協助他排除窒礙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終得在他大去之前見到了中華民國

，他向我說道：

「你這一趟辛苦了，你把辦事處交給鮑旅長（交警四旅），不必再代理了。」我如釋重負似的，隨即設法來到台北。

馬志超在台北辦理交警總局結束時，發給我一張離職書，把我在局的職務，寫成「本局代理主任秘書」及「本局閩贛辦事處少將代理主任」。

其實，我任總局簡任秘書，早已依法送審，銓敘部並已核定為簡任四級。

## ● 張菊生

國捐血事業的茁壯面貌；當無數病患順利取得他們維持生命所需的鮮血時，外川先生的志業得到彰顯。我所親炙的德澤和所獲得的信賴，自也一一銘刻在心，歷久而常新。

魏火曜董事長是外川先生的親密伙伴之一，他追隨外川先生參與捐血事業，以他的專業素養協助我國捐血事業成長。由他承接外川先生所遺留捐血事業的千斤重擔，是一種圓滿的傳承。而三年來魏董事長像外川先生一樣用仁愛襟懷，促成捐血事業的進一步開展，我也以追隨外川先生的一貫態度，聽從魏理事長的指導，踐履服務病患的使命。

三年來，我們努力使年捐血量破了百萬袋；達成全國國民捐血人口百分之五的先進國家目標。

外川先生的精神感召，魏董事長的正確領導，使我國的捐血事業得在健全的基礎上，繼續邁向現代化。